

春分里的乡情

◇孙红梅

节气里的鹰城

春分的“分”有“半”的意思。按照中国的传统历法，立春与立夏之间九十日为春季，春分正好平分这三个月，所以古时春分又称“分春”。春分的到来，意味着春天已经过去了一半。

传说，古时候炎帝为了让老百姓吃上饭，向上天祈求五谷种子。人们欢天喜地将种子撒下，种子却没有结出粮食。炎帝苦恼之余，翻来覆去地尝试研究，才知道是因为阳光不足，又苦于没有其他办法可行，最终决定在春分这一天踏上寻找太阳的征程。

炎帝一路披星戴月，风餐露宿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将太阳寻了回来。有了阳光的照射，人们才有了可以充饥的粮食。为了纪念炎帝，人们便尊他为“太阳神”，每到春分人们都会举行祭日仪式，祭拜“太阳神”。

古人认为，在春分时吃春菜可以保佑全家人整年都平安幸福，因此要吃春卷、荠菜饺子。春卷在本地叫卷煎，把和好的面擀成薄薄的圆饼，摊上调拌好的韭菜、粉条、鸡蛋馅，卷成长长的、粗粗的菜卷，上锅蒸二十分钟。那薄如蝉翼的面饼裹着翠绿的韭菜，看得人口舌生津。卷煎真的是百吃不厌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荠菜是一种野菜，春分前后最为鲜嫩。午后，露水散去，挎上篮子，到麦地边、田埂上，铲一把家乡土，薅一把家乡菜，看着满满一篮子肥嫩的荠菜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连手上的泥土都充满了欢乐。

回到家，搬个小凳子，坐在门口，边聊天边择菜，一朵朵碧绿的花便开在了瓷盆里。把荠菜用清水洗干净，开水焯一下，滤掉水分，和煎好的鸡蛋一起切碎，调味，饺子馅便成了。把醒好的面拽成小剂子，

擀成饺子皮，捏成各种形状的饺子，下进沸水里，等它翻滚成熟。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上来时，那清香、那味道，简直绝了，食一碗人间烟火，饮几杯人生起落，家乡的味道再也抹不去了。

春分前后，也是人们三三两两结伴上山薅茵陈的时候。在丛生的杂草里，在沟沟壑壑间，茵陈与众不同的样貌总是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。它的叶子像下了一层霜，长了一身白毛，不知是历尽沧桑，还是厚积薄发。

坡上的一株野桃花开了。它生在偏僻，无人打理，却在阳光下最先开出了花，细细的枝条，淡淡的炭粉，顽强地绽放着一抹灿烂。它努力生长的样子，就是最美的春天。

阳光很暖，河水欢快地一路奔流。河柳吐出了新绿，风筝满天，白鹭翱翔。河滩的枯草已有了浅浅的嫩芽，柔软得像地毯。在上面放肆地打个滚，看看天空的风云变幻，

和三五老友围坐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
掬一捧阳光把温暖撒在树梢，撷一朵浪花让心语顺水而下。以梦为马，海角天涯。

河边垂钓者纷至沓来，一坐一天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也许他们追求的只是过程的乐趣，并不在乎结果。在这昼长夜短万物生长的季节，感受一下春暖花开、静水流深。

春生美好，万事可期。花团锦簇，繁星似海。春分是多彩有趣的节气，是充满活力和希望的节气。农人忙着给麦田打药除草，背着药桶的身影来来回回，水雾喷洒出一轮轮霓虹，为了风吹麦浪时的喜悦。田地里也多了翻地种菜的人，撒些时令蔬菜，种出生机盎然的春天。

“春季已准时到来，你的心窗打没打开。对着蓝天许个心愿，阳光就会走过来……”暖风送过来的歌声让一切都那么美好。要不怎么说，醉在春风里，做个逍遥人。

去爱那些小事

◇谢春芳

生活中的幸福常常是细微的，如同清晨的露珠、傍晚的微风、深夜的星光。这些幸福的小事，轻轻地触碰着我们的心灵，提醒我们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简单的快乐依然存在。去爱这些幸福的小事，就是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，是一种生活的艺术，也是一种心灵的修养。

早晨，咖啡的香气似乎有魔力，能瞬间唤醒沉睡的灵魂。每一口的味道都承载着新的开始和无限的可能。匆忙的一天，这杯咖啡能给予我们片刻的安宁。它不仅是一种饮品，更像是一个温暖的问候，提醒我们即使面对忙碌和挑战，也不要忘记享受生活的每一个小瞬间。

午后的阳光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洒在桌面上，形成斑驳的光影。那一刻，堆积如山的工作也变得不那么沉重。阳光是自然的赠礼，它无声地告诉我们，无论外界如何喧嚣，内心总能找到一片宁静之地。阳光温暖地抚慰我们，提醒我们即使在繁忙中，也要留心生活的美好。

夜晚回家的路上，街头小店里飘来阵阵饭菜的香味，让我想起家的味道、温暖的味道。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大多么喧闹，这个小小的家总能给我们最纯粹的安全感和归属感，像灯塔一样照亮我们前行的路，无论我们走多远。

街角那朵盛开的花，晚上临睡前读的那一页书、朋友的一声问候…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，实际上是我们生活中的宝藏。它们可能不惊艳、不夺目，却让我们的生活有了色彩，给予我们力量和希望。

爱那些幸福的小事。小事或许简单，但它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，也告诉我们幸福就隐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。



陪护

◇张绍琴

母亲住院又有十多天了，我们希望癌症晚期的母亲在可见的余生里每天被亲情环绕，便没有请护工，由我们排班轮流到医院照顾。

大哥过世十年，大嫂六十多岁，身体瘦弱，仍主动提出加入陪护的排班中。近段时间流感盛行，身体不太好的大嫂怕不小心感染上，每次到医院都戴上口罩。母亲表扬她照顾得比我们还细心。每次母亲做雾化吸入，大嫂都会帮她扶着雾化器的把手，做完雾化，大嫂会取下雾化器的喷头，管道用清水仔细清洗，开水烫过，并用干净口袋装好，以备下次使用。母亲上厕所时，大嫂会给母亲安好坐便椅，并反复叮嘱母亲不要独自上厕所，免得摔倒。怕母亲吃外面的米饭不易消化，大嫂还专门到超市买来小米，给母亲熬好送到病房。

二哥是教师。轮到周末到病房陪护时，他总会带着他的公文包，里面装着教科书、备课本、学生的试卷和作业本。母亲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不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便见缝插针地干一点公事。母亲看着他，眼神温润而闪着亮光，又是爱怜又是自豪又是愧疚，精神好的时候，她会对同病房的人自豪地介绍“我儿子是教师，教书教得好，教过的学生都喜欢他”。

母亲夸三哥最会安排伙食。陪护的日子，三哥会给母亲的三餐安排不同的花样，都是母亲喜欢又有营养的食物。比如早晨吃了豆浆、酱肉包子；中午有可能是含蛋白质高的豆花，或者芙蓉蛋，加一个爽口的清水煮蔬菜；晚上可能是不同口味的两份粥，他和母亲分而食之。三哥对母亲比较用心，不该他轮班的时候，他也会每天晚上去看看母亲，今天给她榨果汁，明天给她带一个蛋糕，后天给她买酸奶……母亲像个受宠溺的小孩，常常对别人炫耀，说她喜欢吃的东西还没吃完她的三儿子就又给她买来了。

轮到陪护的时候，母亲的洗澡时间也就到了。我会给母亲洗个澡，换上干净衣服，把母亲打扮得清清爽爽的。母亲同病房的陪护是个退休女老师，年近七十，在医院照顾做疝气手术的丈夫。她唯一的儿子在外地做生意，老伴儿身体不好，几次生病住院都是十

几二十岁的孙子来照顾。看到我给母亲洗澡，她对母亲大发感慨，说母亲有福气，还说她特别羡慕母亲有个女儿，真正的小棉袄，贴心又温暖。退休女老师的话像在母亲的心湖上投下一颗小石子，散开一圈一圈的涟漪，母亲没有接她的话，脸上长久地漾着幸福的笑容。我说你也有福气啊，有一个孝顺的孙子，都能享孙子的福了。她说是啊，人应该学会知足，我也很幸福，我孙子孝顺又懂事。

如果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那么陪护便是世间最温暖的语言。它让患者感受到家人的关爱，在心灵上得到慰藉。用心的陪伴，让患者感受到家人的关爱，在心灵上得到慰藉，给患者带来无尽的力量，让他们在困难中挺起胸膛，勇敢地面对病魔。

母亲在我们的陪护下，俨然忘记了病痛，每次问她有没有哪儿不舒服，她都摇头，说没有哪儿不舒服，只想早日出院回家。

世间最美的风景，都不及回家的路。愿所有的病人都有家人陪护，都能早日康复回家。

家乡的草

◇朱丽娟

草是大地上的土著居民，也是大地的主人。它们自己播种，也自己收获。四季轮回，草色变换，它们是节气的代言。家乡土地上的草生长了多少年，无人知晓；家乡土地上枯荣着多少种草，也没人说得清。

一年四季，村庄被草围绕，草色是村庄的背景。绿色是春夏，黄色是秋冬，人们生息在这草色里，仰望是天，俯首是地。枯荣之间，人的命也是草的命，草的命也是人的命。

有的草一生也长不高，总是贴着地面生长，让人心疼，比如马齿苋、车前子等。有的草几天就蹿出好高，随风摇曳，比如芦苇、蒿草、野高粱等。我想这是上苍的苦心安排，低矮的接受雨水多一些，高大的沐浴阳光多一些。

一场雨来，所有的草都湿润，露珠滚动，落满尘土的叶子焕然一新，草木清新的气息笼罩大地。一场风来，草都弯下腰身，迫不得已的样子，有些柔弱的可能在一场风里夭折。初冬一场清霜降临，草茎上挂满了洁白的霜花，每株草都变粗了。

有些草是有母性的，看麦娘像一位娘亲，手搭眉间翘首盼着归来的孩子，晚风浩荡，稚儿的名字跳跃在草尖。益母草是勤劳的母亲，在厨房里整日为三餐忙碌，菜园劳作，灯下缝补，围裙上开着紫色的花朵。野慈姑又是谁的姑妈，慈眉善目，总是那么和蔼可亲。

记忆最深的是一种尖叶草，它的名字

叫了草，是一种有温度的草。多年前，人们在甸子上割回来，用棒槌敲打柔软，垫到厚厚的棉鞋里。它陪伴着先人们熬过无数个凛冽的寒冬，是让人感恩的草。现在，很多人不认识见了草，可每当我看见它，都要默默地行个注目礼。

蒲公英早熟，它的种子随风飘散。如今的乡下，很多家的墙上都有一张中国地图，有的地名用笔做了标记，那是他们儿女生息的地方，就像蒲公英的种子，飘散四方。有首老歌这样唱：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，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。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，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飘荡飘荡……

菟丝子是种寄生的草，它没有根系，把自己的刺扎在别的草茎上吸收营养，得以生存。苍耳果实上长满了刺，逃学去田野上疯玩，它挂在裤腿上，成为无可辩解的证据。

艾草是离人最近的草，每年端午节人们会到田野上采摘。人们用苦艾上的露珠洗脸，能提神醒目，祛病健身。回到家把艾草晾晒，夏夜点燃味道清香，用来熏蚊虫，人可酣然入睡。

乡下的日子是离不开草的，牛羊吃草，养几只兔子也要吃草。深秋，勤劳的农人上山打几车柴草，深冬做引火，褐色的柴火垛立在院子里，是日子殷实的象征。草房大都用麦草苫，扫帚用野麻子扎，鸡窝用稻草编，木床上还要铺一层谷草……

童年时，到田野上去玩，看见能吃的

总有几分喜悦。龙葵的果实成熟后像袖珍小葡萄，我们叫黑黝黝，吃到嘴里甜丝丝的。茅草的根吃起来也是甜的，那时候甜仿佛就是最美的食物。苘麻，我们叫芝麻果，掰开还没成熟的白色籽粒，有点苦有点甜，还有一点清香。

中年后，我喜欢走近药匣子，上面写着那些草药的名字：车前子、川芎、青蒿、艾蓬、败酱草等，它们的籽实根茎经过土地的厚爱，阳光雨露的滋养，浓缩成一味味中药，来医治我们的身体甚至灵魂。它们变得奇形怪状，颜色陌生，这是草的涅槃，是草的精灵。

草长在大地上，也藏匿在诗情里。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，小草领着春天来了。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，夏天深了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草长出了气势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赞叹草生命的顽强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爱而不得，有点自嘲的酸楚。

有句老话：人如草芥。人是活不过草的，草能返青，而人死再也不能复生。割了一辈子草的人，最后坟头上却长满了那些熟悉的荒草。几十年后，一个人被早早地忘记，只有一株株草陪伴着一个人的名字。

每年春天，我喜欢去野地里走走。天空瓦蓝，白云轻盈，这时节虽然田野的草儿看起来枯黄，但是草根处的绿意与生机正在悄悄泛滥。一小小点儿一小小点儿的嫩绿，楚楚可人。春风吹过来都是新鲜泥土的清香，这是大地的味道。

幸福无边

◇涂俊宏

二姑家的别墅格外耀眼，在山的那边。坐在窗前看山，清晰的山脉，广袤的大自然尽在眼前。弯弯的羊肠小道像一根根飘带束在山间，舞动，飞扬着。一片片小树林是山的点缀，精巧、灵动，配上格外蓝的天，美轮美奂。

“我都没有想到这辈子在山窝里还能住上楼。”二姑的眼笑成了一线，洁白的假牙像漂白的石榴籽，整齐好看。七十五年啊，二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，住过窄小黑漆的土窑，吃过树叶和草根，当过乞丐，要过饭……

去年，二姑在外创业的儿子回来，把老瓦房掀翻，找人设计了方案，不到半年，新房落成，二姑欢天喜地搬了进来，天天站在院中感叹：“现在的日子过得像神仙一般。”

三姑家的楼也是新年才搬进去的，两层半，大客厅，宽阳台，高门台，大气而阔绰。瘦小的三姑佩服地看着丈夫说：“你娘给你起个‘现代’的名儿可真没白起啊，现在咱真成了现代化！”

“现在政策这么好，只要咱一家人不怕吃苦，齐心协力，啥样儿的日子过不上？”姑父盯着三姑自信而坚定地说：“来年，咱再存上十万块钱！”

三姑的笑声银铃似的响个不停。阳光洒在门前的大红灯笼上，“人勤家富幸福广，国泰民安喜事多”的对联贴上了人们的心愿。九十五岁的隔壁姥姥虽有一双裹过的小脚，但走起路来脚下生风，布满皱纹的脸上那双圆眼异常闪亮。

“现在不知不觉都是一年啊！”遗憾的话语间是满心的欢喜。

“我今年都九十五岁了，啥样儿的事儿没经历过？旧社会，吃的、穿的、穿的、穿的，特别是女人，在家里根本没有一点儿地位。你看我的脚……”说着，她把脚再次伸出来让大家看。

“这都是以前啊，女人为了能找到婆家，就必须缠脚，当小闺女都得开始缠，受罪死了。”她略微皱了皱眉，仿佛疼痛又来了。“再看看现在，男的女的都能出去工作，想咋过就咋过，想穿啥就穿啥，吃啥都有……只要不怕出力，这日子越过越好。俺三孩儿家今年又买了辆新车，房子也买到了郑州。俺的几个闺女家，孙子都要媳妇了。我要是再活几年，一百岁，哈哈……”

姥姥张开没牙的嘴正在笑，她最小的女儿走到了跟前，打趣道：“娘，您是不老女神，争取活到三百岁！到时候我们给您举办一个大生日宴。”她伸出胳膊比画起来。

是啊，幸福无边，都在争着向前，大街小巷，无春风微熏，醉意盎然。杏树的枝头高高地挂上了天，一只喜鹊立在上面，听着大家幸福的笑声，也向蓝天发出了感慨：“呱——哇——”

爱在烟火情深处

◇李勇

厨房是家里极富温情的地方。厨房的温度决定了家庭的温度，有了柴米油盐、煎炒烹炸，才有了生活的乐趣和温暖。

也许婚前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厨房小白，但是一旦步入婚姻，便有了锅碗瓢盆的琐碎。正如《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》中的一句话：“人生在世，无非‘吃喝’二字，将生活嚼得有滋有味，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，往往靠的不只是嘴巴，还要有一颗浸透人间烟火的心。”偏偏这小小厨房里，折射着深奥的生活哲理。

厨房，表面看煮的是粥，折的是菜，实则烹饪的是熬煮心性的过程。再简单的食材，从生到熟，大抵也要经过择、洗、切、炒几个过程，手速再快，过程不可逾越。无论男人女人，一手好厨艺，自然被人称赞。即使烦闷、忧伤甚至焦虑，可一旦走进厨房，系上围裙，灶火燃起的刹那，也点亮了烹饪者的脸膛，双手协作，随着汤汁的沸腾，心情也随之升腾。调制出的美味，由嘴至喉，再经肠到胃，温润家人的心。精心烹制的美食被享用，一餐饭的放空，让心情转变，寻找到一丝心灵的慰藉，快哉炒哉。

有了厨房，便有了世俗。厨房藏得住麻辣鲜香的川菜，也容得下清淡精致的粤菜，而烹饪者手执刀铲，游走于美食的尘世，苏菜的细腻，闽菜的鲜美，浙菜的鲜嫩，湘菜的浓郁，无不被包罗。无论食者“登萍浮水，踏雪无痕”地细抿，还是风卷残云、狼吞虎咽地朵颐，一切招数都在举箸间涵纳胸中。凡夫俗子的厨房，没那么多烦琐，终究看山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

厨房中既有规矩，也需技巧。例如炒尖椒干豆腐，干豆腐温水下锅，投之一勺盐，慢煮半分钟，取出，再与尖椒合炒，勾芡，滑嫩爽口。事先不烫煮，炒出来干涩难嚼；烫煮过火，软趴无味。经年劳作，必可见刀工娴熟，颠锅准确，热炒神速，出锅丝滑的上等厨艺。好厨艺需要过人的悟性，更需要时间的磨砺。

因为真情，厨房自然有爱流淌。大火爆炒、小火慢炖，热情与雅致结合，巧手慧心般将平凡的事物蜕变为珍馐美饕。一种食物，被赋予了生命与灵魂，就能吃出口意和韵味。吃饭悦心怡情，实则人生一大快事。

年少时，总是心心相念诗和远方，千帆过尽，才明白，生活的真谛不过就是一屋两人三餐四季。尘世之中，卸下一身的疲惫，能让我们从心底深处涎水直流的，一定是家中一道美食的味道，这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幸福。

无论是晨雾四起，还是夕阳缓落，只要烟火升腾，只要置身厨房，总有一道菜，总有一种味道，直抵人心。